

中華文化十二講

錢穆 著 東大圖書公司



中華文化十二講

錢穆 著

東大圖書公司

錢穆
作品精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華文化十二講 / 錢穆著. -- 四版二刷. -- 臺
北市: 東大, 2007
面; 公分. -- (錢穆作品精萃)

ISBN 957-19-2761-9 (平裝)

1. 中國 - 文化 - 論文, 講詞等

541.262

93012123

◎ 中華文化十二講

著作人 錢 穆
發行人 劉仲文
著作財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發行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 (02)25006600
郵撥 / 0107175-0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臺初版一刷 1968年10月
四版一刷 2006年7月
四版二刷 2007年5月
編 號 E 030430
基本定價 貳元陸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57-19-2761-9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序

我去年八月曾在空軍松山基地作過一次講演，題為「反攻復國前途的展望」。十月來臺定居。十一月又赴空軍各基地作巡迴講演凡八次，以中國文化為中心分講八題。空軍總部政治作戰部整理各次錄音，送我校改，集為一書。並增附我在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海陸空三軍官校及陸軍第二集團軍官團分講三題，取名《中華文化十二講》。

講述文化，必從兩方面入手。一則文化千頭萬緒，必從其各方面各部門分別探究，而認識其相互匯通，以合成一大體系。二則文化非一成不變，必從其歷史演進中分別探究其隨時因革損益，以見其全體系之進向與其利弊得失長短輕重之所在。我在對日抗戰時期曾寫《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即從以上兩點著眼。

1 序

避共港居，初次來臺，曾在師範大學及陸總政戰部作過兩番連續性講演，均記錄成書，一為《文化學大義》，一為《中國歷史精神》。嗣又在國防研究院講「民族與文化」，亦將講演記錄成書。此次空軍講演，乃我對中國文化作有系統講演之第四次。每次所講內容，均從某一角度，偏重在某一方面發揮。雖可相通互足，而其著眼與側重點則並不全同。讀我此十二

講者，倘能再看我以前之各集，庶於我所聞說有一更完備之了解。

我此次遍歷空軍各基地，獲與各地官長士兵接觸，參觀其各項設備與活動，深信我空軍健兒精神飽滿，志氣壯旺，退足以保安全，進足以勝任反攻復國之大命。並使我更益深信我中華傳統文化精義，實無背於時代潮流，而仍有其更高更大之啟示。即以我所目睹之空軍生活而言，亦有不少之例證。

我常愛讀唐以下各派禪宗祖師與宋明理學諸儒之語錄，尤其關於心性修養方面，認為此乃我中華文化傳統精要所在。此次歷經空軍各地，雖屬匆促，卻覺空軍生活實有堪與禪宗理學之所揭示相證發者。從前禪宗及理學家修心養性，有一共通主要之點，厥為空諸所有，繫心一處。理學家說敬說靜，敬即教人隨時隨地心主一處。靜則教人心主於一，更不為其他外物所動。理學家所反對於禪宗者，禪宗祖師只求繫心一處，而不復求此心之用。故理學家謂之有體而無用。心繫一處是為體，此心落於空虛則無用。故又謂其彌近理而大亂真。今我所睹空軍生活，其實亦是要繫心一處，然而卻是繫在一真實有大用處。試問駕駛飛機，升空臨敵，在個人則是一死生關頭，在國家民族文化傳統則是一存亡絕續關頭，豈止軍事上之或勝或敗而已。若非心在一處，焉能勝任而愉快。

我觀空軍各休憩室，均稱待命室。一當命下，即有緊急之動作隨之，其間不容以瞬。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生實各有一大責任、一大使命。若我們知得有此大命在

身，自然會無朝無夕，無作無息，而此心常主在此。常動即是常靜，常靜即是常動。動靜一致，使此生命永恆圓滿，無虧欠，無間斷，此乃人生最高境界，亦即人生最高理想。

空軍某一軍官告我說：「每一基地，地勤空勤，各有分職，而莫不緊密相關，聯成一體。若一人一職疏失，即可影響到全體之各部。」我又參觀某一基地，其士兵終日夜坐暗室中監視雷達，稍有蹤影，即遍告各地。其所任職務，極單純，又極嚴肅。若論其部隊之本身生活，則可謂乾枯之至。然其在全軍中之任務，則實是機動之至。空軍後方如前線，平時如戰時，故能使其全部隊人具有緊密聯成一體之警覺。使人人各自繫心一處，而其各別繫心之處則相互會合，融成一體人而後可以完成全體空軍之一大使命。

我又參觀空軍駕機升空之種種衣裝設備。在其一身，自頂至踵，幾成一機器人。其機上座位四週，則完全是一機器世界。人則在此機器世界中全仗一心指揮運使。科學愈進步，機械愈發展，在此愈益唯物之環境中，乃愈見心靈活動之重要。物則依心為主，心則與物為體。宋儒「萬物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格言，在空軍生活中，豈不更易具體指陳其內涵意義之真實性。

我因此次到空軍各基地，遂更親切悟到中國禪宗與宋明理學家所發揮之心性修養，實非僅在深山寺廟與私人書齋中一番閒談論閑工夫。即使現代最機械、最緊張的鬥爭場合中，依然同樣需此訓練，合此教義。空軍如此，海軍、陸軍事可例推。軍隊如此，工商實業界亦可

例推。軍事與經濟如此，政治、教育乃及其他一切文化要項，同樣亦可例推。要言之，中國歷史上唐、宋、元、明四代禪宗理學家所言心性修養工夫，既可通之現代最機械、最緊張之空軍生活，豈有不能通之其他職務乃及一應日常人生之理。我中華文化傳統中所言之心性修養，更當上溯之於先秦儒道兩家，而更主要者則為孔孟教義，此誠我中華文化主要精義所在。只要我們每一人從其各自崗位上，能善加體會，善加推擴，上達至於全民族全人類之文化大體系上，而心知其意，則凡我中華先民先哲之所啟示，其在人類心性精微處，在人類生活廣大處，早已提綱挈領，抉發出其大義，揭露出其要旨，為我們奠下了一基礎，指示了一大道。

莫要說我們今天該是一民主社會了，其實民主社會仍需要此一套人生之大理論與大方向。莫要說我們今天該是一科學時代了，其實科學時代亦仍需要此一套人生之大理論與大方向。而要走上此大方向，實現此大理論，則有待於我國人各自有其一番心性修養。惟此最為我中華文化傳統對全世界、全人類文化前途有其大貢獻之處。我此十二番講演所特別著眼注重之點，亦正在此一角度上。因此在本書出版之前，即本我此次演講時親所悟得，略加闡說。以備關心文化復興一大任務者，繼此作為共同進一步之研究。

我此講演集之得以問世，首當對空總政戰部之邀約，及其錄音整理成為初稿，以及其代為出版諸事，敬致我衷誠之謝意。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錢穆識於臺北金山街萬廬

中華文化

十二講

目次

序

一、中國文化的中心思想——性道合一論	1
二、中國文化中的人和人倫	17
三、中國文化中理想之人的生活	35
四、民族與文化	49
五、中國文化的進退升沉	61
六、中國文化與世界人類的前途	71
七、中國文化中的最高信仰與終極理想	85
八、中國文化中的中庸之道	103

九、反攻復國前途的展望

十、中國文化中的武功與武德

十一、中國歷史上的軍人

十二、歷史上之人與事與理

1	1	1	1
4	3	2	1
7	9	9	9

中國文化的中心思想——性道合一論

今天我感覺得非常榮幸，也非常高興，能藉此機會在空軍八個基地作一次巡迴講演。我最高興同軍人講話，因為我們國家民族前途反攻復國的重大責任，主要就在我們軍人身上。特別是空軍，雖在後方，實如在前線。雖在平時，亦如在戰時。大後方社會平安和空軍息息相關。我能來此講話，自感無上興奮。

而且我們自大陸來到臺灣，一切進步中最大的進步就在軍方。尤其是一般軍人對於學術知識方面的追求，這種風氣已表現了很好的成績，這是大家公認的事，亦是向所未有之事，我當先向諸位親致十分誠懇的敬意。

在去年，我們總統提出了復興中華文化的號召，這是民國創建以來一件最可喜的大事，其中具有極深刻的意義，極重大的價值。我們可以說，我們國家在近幾十年來遭受到種種厄災禍，其最大原因，正為國人失卻自信，不自尊重，把自己文化傳統看得太輕了，甚至對自己文化產生一種輕蔑而排斥的心理，這是一切原因中之最大主要的原因。

過去有所謂新文化運動，提出許多不合理的號召，結果循致共黨竊據大陸。最近在共黨中，更有所謂「文化大革命」，要從根本上來毀滅我們的固有文化，這實是極荒謬極殘惡的舉動。我們要復國，主要在復興文化。文化能復興，國家民族才有希望，有前途。

任何一個國家民族，它能綿延繁衍，必有一套文化傳統來維繫，來推動。倘使一民族本身無文化，專待學別人，其前途必有限，其希望亦黯淡。我們是自己有文化，而且這一套文化又發展得很深厚，很博大，很精密，深入人心，牢不可拔，一旦要全部丟掉去學他人，其事更難。所以我們必須自尊自發，大家一致同心，來響應復興中國文化這一偉大的號召，這是有關國家民族將來前途最基本所在。

我這一次來到空軍八個基地講演，講題只集中在復興中華文化一問題上。分講八次，今天第一次。希望此八次講演能有一個系統，來表達我個人對此問題的看法。

首先我們要問什麼叫文化？第二我們要講清楚中國文化之主要特質是什麼？而後我們才能來講如何復興。一般講文化的都認為文化就是人生，但此所謂人生，並不指我們個人的人生，而是指的群體的人生。人生是多方面的，一個社會，乃至一個民族、一個成群的大團體所包有的多方面的生活，綜合起來稱人生，也就是文化。文化這兩個字，本從英文翻來。在西方，有了一個新觀念，便會創造一個新名詞。在無此名詞之前，可證他們也無此觀念。我們譯的文化二字，英文是 Civilization，此字從希臘文變出，大意是指一種偏近城市生活而可

互相傳播者而言，因此其意義所指不免偏重在物質方面。如說電燈，不是世界各地同時有電燈，一定從某一地開始，再傳播到另外一地去，這就是 Civilization。英國比較是近代物質文明最先起的國家，有輪船，有火車，有紡織機，一件一件的新東西，影響到世界人類的生活。他們創造這一新名詞，殊足自傲。但在當時，德國人就不滿意這個字，因德國的現代物質新生活比較後起，多半從外面傳來。德國人不滿意此字，便另造一新字稱 Culture。這字也從希臘文變出，比較是指偏近田野農作方面，如一切植物般有它自己的生命和生長。這是說一切人的生活和文化，主要不從外面傳來，卻從自己內裡長出，有它本身的生命。這兩字流傳到中國，我們把 Civilization 一字翻作文明，把 Culture 一字翻作文化。這兩字也可通用，有時說 Civilization 文明即是 Culture 文化，不必細分。但若細分來說，卻更具意義。

我們用來翻譯的文明、文化兩字，在中國古經典裡自有來源。《易經·賁卦》的《彖辭》說：「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小戴禮記·樂記》篇亦有「情深而文明」之語。可見文化、文明、人文這三個字，本出於中國古經典，但用來翻譯近代西方新起的觀念，卻恰相符合。現在先說中國人如何講人文。《說文》上說：「物相雜謂之文。」那文字正如現代白話說花樣。人生是有種種不同的花樣的。如有男人、有女人，這就是天地生人一大花樣。又如有年老人、年輕人，這又是人生中的一花樣。天地生人，只生的一個一個人，但人卻從此種種花樣中來化成一個天下。天下便

是人生一最大群體。人生群體不由天生，乃由人自己化來。如家庭與國與天下，這都是人類文化中自己化成的。天生人有男有女，可說是自然的。但由男女化成為夫婦，這便是人文，是文化了。天地只生男女，並沒有生夫婦。禽獸草木都有雌雄，都有男女，但並沒有夫婦。男屬剛性，女屬柔性，所以說：「剛柔交錯，天文也。」這是天生的花樣，是自然的花樣。人類根據這一個自然花樣來化成了一對對的夫婦，又從夫婦化成為家庭，再擴大地化成為國，為天下，這些不是自然，而是人文。但人文究從自然中演出。儼使沒有了男女，試問何從有夫婦。我覺得中國古人創出這人文文化兩字是有一套極深的觀念在裡面。

至於文明二字，用中國古人講法，是說那些花樣要使它明顯化。如男女分別，要它表現得明顯，並能停止在那明顯的花樣上，則莫過於創出婚姻制度，便是文明。故文明實即是人文。《小戴禮》說：「情深而文明」，是說男女情深，那夫婦關係便更明顯。野蠻黑暗未開化的社會，可以無夫婦，可以夫婦關係不明顯，只因夫婦相互情不深，而不能停止在他們的夫婦關係上。這些是中國古人觀念，至今已兩千多年。我們可以說，西方有西方人的觀念，即其想法和看法。中國有中國人的觀念想法和看法。從這些觀念上想法和看法上的不同，慢慢就形成為東西文化之不同。

剛才講過文化一觀念，是近代西方一個新觀念，因為 Civilization 這字乃是近代西方新創的字。也可說，從前的西方人，只知有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法律、以及宗教、藝術、

文學、哲學等一切，但對人類大群體的生活，沒有一個涵蓋一切的名詞，像文化，亦即是沒有這觀念。到近代西方人才開始有文化一觀念。最近一百年來，幾乎大家都喜歡講文化一語。但在中國古人，很早便有這文化的觀念，即是超出於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法律以及宗教、藝術、文學、哲學一切之上，對於人類大群體生活早有一個涵蓋一切的觀念了。

今要問：除卻上引《易經·賁卦·彖辭》這一段話之外，在中國是否有一個字可以用來明白表達出這一觀念呢？我想是有的。中國人對文化二字的觀念，常把一「道」字來表達。道，便是指的人生，而是超出人生一切別相之上的一個綜合的更高的觀念，乃是指的一種人生之共相。政治要有道，外交也要有道，軍事也要有道，法律也要有道，一切別相人生，都要有一道。男女相交也要有道，就是結婚為夫婦。成了夫婦以後，夫有夫道，婦有婦道。養了兒女，父母有父母之道，兒女有兒女之道。中國人這個道字，可說即相當於近代西方人的文化二字，而實已超出之。如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一句話，如翻成現代語，大道之行四字，即是說世界人類已共同到達了一個最合理想最偉大的文化境界。道不能僅照字面翻說一條路，把大道二字說成現在語，實該說作理想文化一語乃恰當。由此可知中國人講的道，實已超出了西方人所講的文化，而中國人三千年前早已如此講了。西方人在現代物質文明方面的發明，只在兩三百年以內。有了文明二字，才有文化二字。可是中國人在三千年前便有了道之一字，這足證明中國民族之偉大，亦即是中華文化之偉大。

中國人講道，與近代西方人講文明文化，卻有一分別。西方人講文明文化，只講的人生外相，中國人稱此為象，即現象，那是表現在外面，人所看得見的，所謂形而下。如最近西方人來臺灣，他們都說中國進步了，進步在那裡？這都指的道路、交通、建築、生產，種種物質設備等現象，故知他們只看重表現在外邊的。而中國人講道，是指的人生本體，有其內在之意義與價值。西方人只看外面現象，沒有一個更深的人生意義和更高的人生價值的觀念包含在裡面。那就是不論意義，不論價值，就人生論人生，就現象論現象，不比中國人講道，必有一個意義和價值在內。

更深一層講，近代西方觀念，似乎只認為有了火車、輪船、電燈、電話，種種物質文明之發現，便可把全世界人類化成一體，化為一個天下了。但中國古人觀念，則注重在人類內心相互間之感通上，認為如把男女化成夫婦般，如此推去，才能把世界人類大群化成一體，成為一個天下。所以他們說文化傳播，我們則說大道之行，在此一觀念之分歧上，便形成了中西文化之兩型。

以上是把中國的語言文字來說明中國人觀念，再拿中國人觀念與西方觀念相比，這是同中求異。見其異，才可從此異處來批評其是非得失。但討論文化，既要同中求異，亦要異中求同。今再論人類文化同處在那裡？人生貴能擴展，擴展便成社會。又貴能綿延，綿延便成歷史。社會求其能大，歷史求其可久，此乃人類文化一共同趨向。中國社會到今已擁有六、

七億人口，所占土地比整個歐洲還大，而歷史綿延則在四、五千年以上，比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長得多。此可大可久之最後綜合體，即是天下。即由此一觀點，也可說明中國文化之合理與偉大處。

有許多人曾問我，能不能簡單用幾個字或一句話扼要說明中國文化之中心思想及其主要特質之所在，我想這問題不易回答，但總想要回答，我此刻要大膽地提出四個字一句話，認為是中國文化的中心思想與其主要特質之所在。那四個字是「性道合一」，出典在《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兩句。

現在先講道，道就是人所行的路，那是形而下，可見的。但人為何該行這路，必有一所以然，那所以然是形而上，不可見的。我們講話常說道理，中國人最重講道理，便是不識字人也懂要講道理。如說：「你這人講不講道理呀！」「這是什麼道理呀！」道理這兩個字，中國人最看重。但把道理二字分開說，便有不同。如說人道，便是人生該行的道，但不能說物道。如說物理，便是該物可以使之然之理，但不能說人理。可見對物只能講理，不能講道，和對人不同。如講天，則有天理，有天道，兼了人物兩面。近代西方科學是研究的物理，但沒有研究到人道。科學是不講人道的。若講人道，便不該發明核子武器。中國文化多講了人道，但少講了物理，所以有人說中國文化是重人文的，西方文化是重自然的，這也有道理。我們該說，中國文化看重在人一邊，西方文化則看重在物一邊。

中國人又常說道術，道術二字同是一條路，故可合稱道術。分開用，術是指的技術。講究物理，最重要還是要講術，講究如何駕馭使用各種物的術。甚至可以把物由這樣變成那樣。道，是教人從這路的這一端通達到那一端，不是要把人由這樣變成那樣。《中庸》說「修道之謂教」。可見中國人觀念，教育是一種道而非術。道和術同有一目的，術的目的比較低。如講軍事，要使這場戰爭得到勝利，這就有戰術。至於為什麼要有這場戰爭，這場戰爭目的何在，這乃是道。必先有了道，才能講到術。道是先決的，術是次要的。科學上一切發明，一切技術，都屬次要。若沒有一先決的道，專來講次要的術，則科學上一切發明，雖也都是真理，但那些真理，可以用來幫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也可用來幫助共產主義、極權主義。只因科學本身沒有道，只有理。把這些理表現出來，只是一些術。都是次要的，卻不是先決的。如經商，也有種種術，推而至於廣告宣傳，甚至可以跡近欺騙，這都是術，卻可以沒有道。若說它亦有道，則只可稱之為小道。資本家發展企業，主要目的只為爭取利潤，為私人打算，至於其供應人生需要，卻變成為一手段，所以是小道，不是大道。中國人講道，還有正邪之別。有該走的道，有不該走的道，所以說盜亦有道。那些則只是邪道，連小道也說不上。只是一些術，而且亦是邪術。中國文化重道不重術，西方文化似乎有些重術不重道，此又是一分別。

我們再講性，中國人最看重這個性字。孔子講性相近，孟子講性善，荀子講性惡，《三字